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七十五目錄

闕名十六

闕名十六

請選良家女充後宮議貞觀十三年二月

謹按王者正位作爲人極朝有公卿之列室有嬪御之序內政修而家理外敎和而國安爰自周代洎乎漢室名號損益時或不同然皆寤寐賢才博採淑令非唯德洽宮壼抑亦慶流邦國近代以降情溺私寵掖庭之選有乖故實或微賤之族禮訓蔑聞或刑戮之家怨憤充積而濫吹名級入侍宮闈即事而言竊未爲得臣等伏請今日以後後

宮及東宮内職員有闕者皆選有才行充之若内無其人則旁求於外采擇良家以禮聘納

定樂議貞觀十四年

七廟觀德義冠於宗祀三祖在天式章於嚴配致敬之情允洽大孝之道宜宣是以八佾具陳肅儀形於綴兆四懸備展被鴻徽於雅音考作樂之明義擇皇王之令典前聖所履莫大於兹伏惟皇帝陛下天縱感通率由宜極孝理昭懿光被於八埏愛敬純深追崇於百葉永言錫祚斯宏頌聲鐘律革音播鏗鏘於饗薦羽籥成列申蹈厲於烝嘗

爰詔典司乃加隆稱循聲覈實敬闡尊名竊以皇靈滋慶
濬源長委邁吞鷰之生商軼攀龍之肇漢盛韜光於九二
漸發迹於三分高祖縮地補天重張區宇反魂肉骨再造
生靈恢恢帝圖與二儀而合大赫赫皇道共七曜以齊明
雖復聖跡神功不可得而窺測經文緯武敢有寄於名言
敬備樂章式昭彝範皇祖宏農府君宣簡公懿王三廟樂
請同奏長發之舞太祖景皇帝廟樂請奏大基之舞世祖
元皇帝廟樂請奏大成之舞高祖大武皇帝廟樂請奏大
明之舞文德皇后廟樂請奏光大之舞七廟登歌請每室

別奏

舅甥服制議 貞觀中

舅服同姨小功五月而今律疏舅報於甥服猶三月謹按旁尊之服禮無不報已非正尊不敢降之也故甥爲從母五月從母報甥小功甥爲舅緦麻舅亦報甥三月是其義矣今甥爲舅使同從母之喪則舅宜進甥以同從母之報修律疏人不知禮意舅報甥服尚循緦麻於例不通理須改正今請修改律疏舅報甥亦小功

禘祫議 上元三年十月太常禮院

禘祫二禮俱爲殷祭祫謂合食祖廟禘謂禘序尊畀申先
君逮下之慈成羣嗣奉親之孝事異常享有時行之然而
祭不欲數數則黷亦不欲疎疎則怠故王者法諸天道制
祀典焉烝嘗象時禘祫如閏五歲再閏天道大成宗廟法
之再爲殷祭者也謹按禮記王制周官宗伯鄭元注解高
堂所議並云國君嗣位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禘於羣
廟自爾已後五年再殷一祫一禘漢魏故事貞觀實錄並
用此禮又按禮緯及魯禮禘祫注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
所謂五年而再殷祭也又按白虎通及五經通義許愼異

議何休春秋賀循祭議並云三年一禘何也以爲三年一
閏天道小備五年再閏天道大備故也此則五年再殷通
計其數一祫一禘迭相乘矣今太廟禘祫各自數年兩歧
俱下不相通計或比年頻合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併
爲再祫或五年之内驟有三殷法天象閏之期既違其度
五歲再殷之制數又不同求之禮文頗爲乖失說者或云
禘祫二禮大小不侔祭名有殊年數相去祫以三紀抵九
而合禘以五斷至十而周有兹參差難爲通計竊以三祫
五禘之說本出禮緯五歲再殷之數同在其篇會通二文

非相詭也蓋以禘後置祫二周有半數以全數謂之三年一閏只用三十二月也其禘祫異稱各隨四時秋冬爲祫春夏爲禘祭名雖異爲殷則同譬如礿祠烝嘗其體一也鄭元謂祫大禘小傳或謂祫小禘大肆祼之閒或有增減通計之義初無異同蓋象天之法相傳久矣惟晉代陳舒有三年一般之議自五年八年又十一十四尋其議文所引亦以象閏五年一禘又奚所施矛盾之說固難憑也夫以法天之度既有指歸稽古之禮若茲昭著禘祫二祭通計明矣今請以開元二十七年己卯四月禘至辛巳年十

月祫至甲申年四月又禘至丙戌年十月又祫至己丑年四月又禘至辛卯年十月又祫自此五年再殷周而復始又禘祫之說非唯一家五歲再殷之文既相師矣法天象閏之理大抵亦同而禘後置祫或近或遠盈縮之度有二法焉鄭元宗高堂則先三而後二徐邈之義則先二而後三謹按鄭氏所注先三之法約三祫五禘之文存三歲五年之位以爲甲年既禘丁年當祫己年又禘壬年又祫甲年又禘丁年又祫周而復始以此相承祫後去禘十有八月而近禘後去祫三十二月而遙分析不均粗於算矣假

如攻乎異端置祫於秋則三十九月為前二十一月為後雖小有愈其閒尚偏竊據本文皆云象閏二閏相去則平分矣兩殷之序何不等耶且又三年之言本舉全數二周有半實准三年於此置祫不違文矣何必拘滯隔三正乎蓋千慮一失通儒之蔽也徐氏之議有異於是研覈周審最為可憑以為二禘相去為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焉若甲年夏禘丙年冬祫巳年夏禘辛年冬祫有象閏法毫釐不偏三年一祫之文既無乖越五歲再殷之制疎數又均校之諸儒義實長矣今請依據以定二殷豫推祭月周

而復始

李師道私廟議 元和二年六月太常禮院

伏以師古雖是師道親兄師古身存之日先未祔廟今廟因師道而立即師道便合是百世不遷之宗謹按封爵令傳襲之制皆子孫以下相繼並無兄弟相繼爲後之文則明師古神主不合入師道之廟若師古男自有四品三品官兼有封爵准開元禮合待三年喪終禮祭畢後別立廟宇設師古神主座行祔祭之禮自承宗祀庶合禮經

憲宗聖神章武孝皇帝謚議 元和十五年五月

王者崇高以配天廣大以法地章明以象日月誠信以合四時謂之令王諡以全德所以名盛烈昭至公堯舜禹湯文武成康是也伏惟大行皇帝由疏封以繼明自前星而受命以四海爲養以萬乘問安稽古法天自家刑國穆穆峻德煌煌大明煥乎人神塞乎天地國家天寶之季宿兵中原強侯專地往往而有號令不一朝廷包羞元和燀威霆擊篲掃戡夏蔚蜀擒潞殄吳夷蔡取齊朝滄納定開千載之期運乎六葉之梗俗動也用軒轅之干戈靜也戢武王之弓矢聖神之道其至矣乎以無方之能行不宰之用

濟天下之務施天下之仁夷狄之情僞遐邇之虛實揣其變化權其後先屈指前算若合符契多士濟濟任其器畧文武俊傑畢力致用綱目張而萬化具斟酌明而百事宜委庶務於廟堂之上壽百姓於循良之府開直言之路庶無蔽聰　闕　廣大之恩物無違性宥恕刑獄哀惠困窮省薄徭賦尊禮耆老約已恭儉推心平明公卿大夫任德終耆近狎貴寵畏忌守法採納羣正聽斷精愼忠直樹立讒邪不行巍巍成功赫赫在上春秋左氏傳曰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人和衆豐財之謂也殲夷姦宄災害訖

息禁暴也淮河底定大赦疵人戢兵也歸馬於汝南漢南散卒於齊梁淮楚保大也封有勞爵有德定功也寛天下之蠶絲舉域中之方正安人也赦生致之寇虜爵拒命之戎將和衆也乘輿服御儉而有制賜與供給惠而中節豐財也神武不殺之德其若是焉不登軒年不享舜壽百姓思慕如喪考妣同軌畢至昭庭有時敢奉官常尊名稱德謹按謚法兵禁殘暴曰聖應變無方曰神洪度大明曰章爲人除害曰武慈惠愛親曰孝戮鯨鯢而清四海不曰聖乎裁造作而刑一德不曰神乎洞明哲而貞百度不曰章

乎推仁義而服萬物不曰武乎戴尊親而諧五典不曰孝乎書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法也敏也謹酌之謚法質諸六經謹上尊謚曰聖神章武孝皇帝廟號憲宗謹議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謚議 長慶四年

臣祐議曰夫垂天人之盛美底儀建其極含昊穹之正氣金天侔其稱仁聖武異號謚則殊至於兼包二體昭宣一德有自來矣我今因之爰徵克類以騰茂實伏惟大行皇帝睿鑒通微神智周物平由藩邸式踐儲闈誕膺眷命用建皇極纘承丕緒克紹洪勳允釐帝載光被王度以易簡

凝庶績以仁和壽蒸人明遂事而虛受進昌言而不咈清廟嚴薦中壺問安彰愛以誠因心則著永言恭默思致雍熙敷祐庶祗宗承古訓徵特牲之盛禮藴祈穀之至誠親率公卿祗奉郊祀爰昇大輅俯及端門休祥告應非烟在上輪囷五色迴復半空六轡時按百辟稱賀迨圜丘展敬天感樂和柴燎告終人神胥悅於是雷雨作解惠及萬方布乘春之煦育行惟新之頒賜詳延莊彥敷納正辭納衷敬之書用寛大之典鮐背是恤虐繆斯平優賚困窮矜鰥逋賦三光增耀羣物昭蘇葳蕤汪濊之澤不可得而名也

東寇猖狂在浚爲畔有征之日殲厥渠魁此所謂王者之師不戰而克也昆夷恃衆崆峒騁武亟爲邊患時漸睿謨頻戌巳之戍勞癸庚之修自我新命咸歸舊封款啟旁午求成修好俯從坎血之懇猥加築館之榮弓矢載櫜亭障罷警倚成輔弼清一區宇無私之覆既均不宰之功遽化矧乃優游乎文史之内精窮乎草隸之源崇杖席而選文儒設官司而尊侍從所以講求爲務聽納居多遵三代之盛猷垂億載之休烈雖疾留聖體而慮發宸衷每求衣夙興太陽但出没金是請方事撝謙憑玉俄聞奄承末命年

莫踰於堯舜時忽從於軒鼎六龍飛葢以上昇萬姓號天而靡及今因山既卜同軌將臻爰究德威式循典禮周書曰睿作聖又前儒闕睿聖也謹按謚曰欽禮祀享施爲於人皆曰聖大行皇帝虔恭郊廟軫志黎元敎尚不嚴化行無朕不爲聖歟又慈惠愛人道德博聞皆曰文赦三就之刑探百氏之奧仁恕育物寬明致理不爲文歟又慈仁好與柔質虛受皆曰惠溥錫貧窶哀及鰥寡開延納之路容讜直之言不爲惠歟又曰秉德不回慈惠愛親皆曰孝文以繼明聖資統御服勤不替就養無方不爲孝歟考古謚

而符德教請上尊謚曰睿聖文惠孝皇帝廟號曰穆宗謹議

韓臯祔廟議 寶歷二年七月太常禮院

伏奉四月二十八日敕前同州朝邑縣尉韓約進狀請祔亡父故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贈太子太保臯神主付禮院議定聞奏者謹按禮經諸侯二品以上祠四廟五品以上祠三廟今據韓臯祖休先已立先祖廟三室今子孫見繼昭穆享祭臯父滉是衆子官至二品身歿後長子羣官至國子監司業已別立禰廟祔滉神主入廟今子

孫承襲自爲一宗皋是滉次子官雖一品身歿無升祔廟文伏惟禮記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若皋子約官至五品清資即合別置禰廟祔皋神主自列昭穆庶合禮經

請復庾威等官議 太和元年三月都省

定罪者必原其情議事者必究其本庾威均稅之法情實擾人顧其施爲必有工拙工者何也富戶業廣以資自庇産多稅薄歸於羸弱威能盡簡并包者加籍取均困窮者蠲減取濟稅既頓異法亦稍嚴事歸平一人無冤訴此所

以威之工也其拙何也五縣土廣人姧徵簿書即隱占居多簡田苗即驚擾爲慮散亂村野胥徒千人雖成功於巳事之時而受弊於作法之始豈無他術用以周知竟此紛紜斯所以威之拙也大凡爲郡止於四過一者私加公稅二者逃失黎甿三者虐害平人四者富潤私室庚威吹張稅額賦不加徵聯緜歛災人悉安業刑甚峻而下無屈祿不厚而賞無濫顧茲四者威無一焉而以擾人均稅投荒黜遠是使循常守故者得以稱功革弊去姧者坐以招譴誰能自哲納諸刑名勸沮之風於斯何在官職黜削本自

戾威罪既無名官吏所宜牽復臺司所勘定稅本謂有害於人事既無私理當免復[illegible]其案驗舉察細微以法吏合寘科條在衆議須明本末郡人遠訴盖表事情幸遇聖明合從昭雪

修宗廟議 光啟三年二月太常禮院

按春秋新宮災三日哭傳曰新宮宣公廟也三日哭禮也按國史開元五年正月二日太廟四室摧毀時神主皆存迎奉於太極殿安置元宗素服避正殿寶應元年肅宗還京師以宗廟爲賊所焚於光順門外設次向廟哭歷檢故

事不見百官奉慰之儀然上旣素服避殿百官奉慰亦合情禮竊循故事比附參詳恐須宗正寺具宗廟焚毀及神主失墜事由申奏皇帝素服避殿受慰訖輟朝三日下詔委少府監擇日依禮新造列聖神主如此方似合宜伏緣摋栗須十一月漸恐遲晚

請依李琪朔望奏對議天成元年七月中書門下

比令五日内殿起居處百司有事論奏中外或爲擁隔至於朔望入閣亦是朝廷舊儀李琪自領憲綱每循故事備官條奏頗叶國章望依所奏

覆奏盧文紀請御書殿最臣寮議 天成元年十月中書門下

盧文紀踐履清華昭彰問望行已每聞於端慤操心動絕於阿私以爲將聳劾官莫先較考欲明書於殿最冀顯示於勸懲況將相兩途尤爲重委慮無報國最要聞天欲迂宸毫親書常課誠有塵於聖德亦是責以佐君直道不欺忠規可尚至於所陳黜陟並叶規繩以此責成庶求良吏事無疑礙理可施行

私齋不得廢大祀議 清泰元年五月中書門下

據太常禮院申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今月二十日祔

廟太尉合差宰臣攝行緣馮道在假李愚十八日私忌在致齋內令劉昫又奏見判三司事煩請免祀事令與禮官參酌諸私忌日遇大朝會入閤宣詔尚赴朝參今祔饗事大忌屬私齋日請比大朝會宣召例差李愚行事

請定旌表門閭式議 天福四年七月戶部

李自倫義居七世準勑旌表門閭先有鄧州義門王仲昭六代同居其旌表有廳事步欄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閥閱一丈二尺二柱相去一丈柱端安瓦桶墨染號爲烏頭築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街十有五步槐柳成

列令舉此爲例則令式不該

封母加太字議乾祐元年
尚書省

令詳前後勅條凡母皆太字存歿並同此即是父歿母存即敘封進封内加太字母歿追封亦加太字故云存歿並同若是父在據勅格無載爲母加太字處若以妻近勅因子貴與父命官父自有官則妻從夫品可以封妻父在不合以其子加母太字若雖有因子之官其品尚卑未得蔭妻亦不合用子蔭之限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七十六目錄

闕名十七

闕名十七

對馮相會天判

甲爲馮相氏掌十二歲以會天位闕於冬夏致日所司科之不伏

惟甲馮相稱氏陰陽具司登臺窺天庶無乖於經紀觀景致日方不越於躔次自可式旌典法克審璇衡或禨災於未彰亦表瑞於先覺而乃曠我后之要列效羲和之廢時爰陽南臨既睽於宿偶晷北至又闕於瞻度倘冬夏失

度分至乖道則六氣不節五行混施爾職不恭天位斯紊所司科處誠謂合宜徒事薄言終資按法

對驅儺判

月晦所司闕堂贈之禮

率以大儺是驅羣厲斯逐闕夏官之所掌在東堂而成法飾其金目視方隅而皆知壯乎丹首闕緑章而必備有司奉職無競惟人旣尸百隸之位當順四時之節值此日月初晦星辰已周欽奉國儀必聞堂贈須因周以成法將始逐兹赤疫罔被清泠上以破除惡夢下以司執遺鬼宣尼

之禮更立阼階張衡作賦是清京室此時廢執孰以逃刑撫狀誠合科繩執文或當推問何者所稱晦日乍涉陽春儻作元律在時不可朱裳有事理茲伏念然正嚴科必當建日之辰請實先庚之罰

對西陸朝覿判

西陸朝覿闕彤繹之儀御史劾之非其時不合

禮

冰以禦炭祭而后用東風初至啟陰室以祓除西陸既躔命凌人而藏事朝覿而出必有事於司寒彤繹之儀固可

徵於舊典眷言一職實忝司存進而不知類羲和之廢職退而黷禮異申豐之善對獻羔斯闕須寘嚴科神豸觸邪豈其所過

對不拘文法判

甲爲守不拘文法科其罪曰無爲而已

建官惟賢臨下以簡爰合大中之道可還淳古之風甲委質清時分符列郡崇簡易之道化洽百城削文法之苛人安千里如汲黯之爲守卧理淮陽若龔遂之能官行歌渤海無爲而理不肅而成固良吏之可嘉何深文而見劾且

政有經矣豈必拘之守常人可化焉自當變而至道欲科厥罪不見其宜

對增貲就賦判

劉乙爲邑道百里增貲就賦減年從役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正其德以率下下不忍欺厚其生以養人人樂其業旣而敎化之本禮讓爲先量力而行省畬其用懷恩者增貲就賦慕義者減年從役可爲銅墨之標長不在金科之擬議若必情由抑遣事與願違欲求異政之聞殊失養人之道此亦深心莫測逖聽攸疑百慮未孚

兩端須叩

對蜀物至京判

得廬江人使計吏多齎蜀物至京分遺博士巡使問其故云官長勸人非爲過也

經邦致理化人成俗率由廣學可以移風或美政之聿修則善誘而爲訓眷言官長頗謂循良精敏其才使乎計吏減少府之用度鬻賨渝之貨物無賫刀布行備束脩詣秦京而訪道遺魯儒而請益就賢體遠旣虛往而實來閱禮敦書果日將而月就類朱藍而易染非檟楚以收威自成

洙泗之風以變廬江之俗百年講學諒崇化於文翁三月
舞雩寧慙詠於宣父廵使致詰胡乃不經計偕有詞足以
明道

對鄉貢進士判

鄉舉進士至省求試秀才考功不聽求訴不已

髦俊之侶鄉曲有聲閱五車之墳籍光三道之詞翰是得
咸充歲賦各騁翹材喧鶯谷以載飛歌鹿鳴而入薦旣臻
華省方得甲科但以進秀異名考試殊例不應本舉誠恐
非宜考功不聽良爲允當訴求不已何大乖疎

對鄉貢進士判

鄉舉進士至省求試秀才考功不聽求訴不已

漢辟賢良堯徵側陋庶見拔茅之彙方資刈楚之才故選彼鄉閭貢之天府始策名於進士誠合明敭終求試於秀才一何乖謬既離局以干事方越樽而代庖薄訴雖多厚顏奚甚國章攸著甲令斯存考功不聽誠則無爽

對鄉貢進士判

鄉舉進士至省求試秀才考功不聽求訴不已

講信明義修詞立誠豈惟潤身且以干祿德成而上充歲

賦於司徒道在則遷嘉名聞於會府叩兩端而入仕博之以文論二舉之殊條奪之於理尋擇賢之意無遺十室之才詳歷試之規寧歸四科之秀循名責實雖在司存改業惟人何求物議

對舉抱甕生判

河南東持斧舉抱甕生或告云矯州科生妄罪

不伏

世道交喪文質平易樸略之緒眇焉不逮混沌之萌去之彌久眷言持斧庇我王職將鎮風化是旌漢陰子孑千旄

雖得詩人之詠悠悠抱甕仍昭孔父之責或者之告不其宜乎假修之名於是驗矣然刑克以當逋眞成肥甯越尚不致科巢父如何詰罪免夫度外竊以爲得

對薦賢能判

甲薦賢能之士三詣公車試皆高第表請錫彤弓矢廷尉致詰辭云三適有功

甲何人斯惟曰舉善士異其行光乎薦能如祁大夫則仇雠不避若隨武子乃管庫先登才膺明試雖公車之是辟事匪專征豈彤弓以爲請名器不假車服以庸信有德之

可嘉終無功而何錫致廷尉之詰雖三適稱勞異諸侯之勲而百矢奚用典禮不易事義斯存

對請立長子為嗣判

得甲告老請立長子為嗣長辭云不能請讓其弟或詰之云弟好仁

讓賢雖仁廢長非順徒闢建善則理其如亂嗣不祥甲著老於朝立子為後雖急難自舉必有可觀者焉長幼以倫無所苟而已矣況欲正其爵位豈宜越以雁行于弟克恭厥兄徒有好仁之請知子莫若於父盍從立長之言無忌

雖欲傳家季札終當棄室諒可致詰罔聽不能

對芝草白兎由刺史善政判

岳州人王懷俊幼喪二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至孝潛通屢呈祥瑞其地内生芝草兼白兎刺史元利濟仁明訓俗善績著聞廉察使以爲由刺史錄奏懷俊不伏

孝通神明誠感天地烏馴兎擾聲高曩傳芝秀堇榮事藹前史嘗聞其語豈獨古人王懷俊性實由衷行非外獎風樹不靜遽軫攀栢之哀陟屺無望終纏負土之感豈唯坐

帳謦鶴故巳祥霄集雁遂使金英孕彩奪神葉於芝田玉毳含輝接仙毫於麗魄斯固仁聖有道至德潛通兆庶沐化以自效動植乘休而相感非借瑞於閭里不乞靈於郡縣而利濟仁明不問喬卿之德察使風績未見王褒之頌掠美竊譽在濟雖是有心假應移禎於使無宜妄察昔聞讓善今見爭功貪天之誠頗同於往責無伐之願亦屬於前事但論孝則義歸光國於師則不許讓仁與其抑俊而揚濟未若捨貴而褒下任雖通廣孝實因心許與一介之人豈累六條之政既經錄奏須更申聞勸奬之規竊將合

序

對赤烏巢門判

乙喪親之後家有赤烏巢門白兎遊墓人告不

報官司

仁者曾與孝哉閔子感彼天道通乎神明乙以顔色爲難溫凊是切顧罔極而何報當永錫以攸居致愛敬之歡盡哀切之性宣父爲政足可連芳頼叔稱純行堪施及志義沖潔精誠洞昭故得赤烏巢門白兎遊墓霞明丹翼艶日彩以揚光霜映素毛皓月華而皎質匪徒銜美寧用報官

人也無良許之非直乙兮推孝善則可嘉宜表陳遺之感用旌吳順之行

對投牋獲弟判

河內縣荀君林乘冰省舅冰陷而逝兄倫求屍不獲遂作牋與河伯經宿冰開獲君林執牋出鄉人告稱妖惑

風化所行德義爲本煥彼經籍形諸典謨君林行著循良道存甥舅比韓君之不別若劉生之酷似秦渭之際寧止康公贈璜晉河之陰非無子犯投壁故使薄冰必履微軀

不慭乘遊水而長往詠龍君而久辭兄倫志切鴒原情敦雁序散彼棣蕚恨盈東注之流投於戔牒泣下西門之恨疑惟德降美至誠感神芳聲列於緗帙雅譽標於今古執戔而出自可矜於至仁鄉人告妖恐或紊於常典

對嫂疾得藥判

顏甲養寡嫂疾求藥無出有童子授之化鳥而去鄉告妖興甲不伏

天鑒昭著神心正直茍精誠而聿敷何貺施而靡應顏甲族承先哲行不違仁寧見倨於下機每防嫌於通問榮摧

棣蕚痛違愛於仁兄飆起伯渠遂虔心於寡嫂衣冠肅敬

方禮國而躬勤衾枕嬰纏忽霜閭而寢疾四時有厲始見

攻裏五藥無資爰將瞑眩至誠攸感異兆旋臻豈童子之

何知有神人之叶契香囊遽委俄瞻見於靈虵斂袵方迴

宛遷形於翥鳥聯翩彩翮疑徵入夢之祥坱圠元功卽降

痊痾之慶勿藥有喜道則雖殊無言不讐義終可尚鄉黨

稱孝固足當仁鄰伍生誣何誠蔽善

對墳樹有甘露判

楚州申殷賢喪親負土成墳甘露降樹芝草生

廬青鸞鎭集白鶴翱翔縣令張德以爲孝感刺史欲旌表鄉人梁靜告國家祥瑞

殷賢所親云喪罔極纏哀集荒蓼以崩心攀寒松而泣血旣流悲而遠墓遽結欷以成墳所以白鶴青鸞靈芝甘露翔集墳塋之際降生廬樹之間善應類彰禎符洊至所感雖因孝致論孝亦感皇風旌以門閭實將無媿告以祥瑞良亦有疑

對墳樹有甘露判

楚州申殷賢喪親負土成墳甘露降樹芝草生

盧青鸞鎭集白鶴翾翔縣令張德以爲孝感刺史欲旌表鄉人梁靜告國家祥瑞

殷賢名編澤國業預封人荷聖皇東户之期感孝子南陔之詠仰攀風樹俯蹈寒泉同王裒之手藝松柏比平原之躬修墳墓哀哀之性切切逾悲孝徹幽明祥聞動息故得春芝列秀曉露凝甘青鸞迴入鏡之容素鶴舉聞琴之翼縣宰檢巡非謬州端勘亦不虛靜是鄉人親來投告以爲盛瑞咸屬國家但以子輿之冠前詢烏集休徵之屋復見魚遊則殊貺之來誠關於至化而楚州申狀亦符於孝感

事緣奬勸理合申明眷彼門閭固須旌表

對孔目判

得諸司長官初上皆孔目所由不送依問已付

散官遂被遺失

百揆分曹六官咸事由來區別各有司存旋降絲綸遽覃

簪紱令首正長實繁有徒衆務條流須施孔目憑之以提

綱紀藉之以恤璣衡爰洎有時彰乎無替所由自宜遵奉

所闕須有科繩散官非受納之人小吏是施行之輩苟乖

其事盍寘於辜恭視事端方取誚於周客敬尋失狀欲何

見重於抗詞元淑無嫌於長揖與其詰過寧取優賢

對畋獵三品判

景畋獵三品自稱有功所統斷爲強暴天物且

違時禁景詣三司訴持法不平

大易立象以畋以漁明君順人有典有則用能遵彼蒐狩

奉於烝嘗景何人斯祇若王命弧矢之利未聞貫於兩會

籩豆之宜遽見論於三品斷暴天物幾於深文張皇已功

何遑自汰且因貳而濟刑可小懲欲一以窮理云奚獲徒

爲薄訴豈不多慙

對覆車罝罘判

京兆申鄠杜間有覆車罝罘縣悉焚之百姓訴財失業府責縣以貧人弊政縣訴云此並犯禁之具若不毀除是誘人於陷阱也

惟聖開物以仁興化無麛無卵罩率土而知方以畋以漁在王畿而逾禁所以申綸式降野揭恒書雖鷹隼之已飛猶罻羅之不入且政惟通變豈傷財以害人作為網罟蓋備物而致用況今庶類蕃殖蒐田有時祝遵殷后之辭俗卜文王之囿必也專司牝牡晉臣有誠於虞箴如或不施

林逵蜀土何妨於釀具俱焚見及罝罘若在於崑岡弊政攸加縣法誠傷於鄠杜伊府之責允得其中

對金吾不辨夜判

金吾不辨夜草止者不慎左巡使舉劾訴云五月教茇舍自有所由不伏

國有振旅畋且順時將利武人之貞是明司馬之法惟彼茇舍掌夜於軍器械儼陳防困獸於奔北名號明立與衆人爲司南指事既取於隨時應命亦同於影響金吾不辨舉劾謂何自爲警夜之司寧分驅獸之命周亞夫營細柳

制敵宜遵李將軍過灞亭宵行何禁左巡使糾非其罪難以抵尤草止者職司無他孰爲不慎請從夏卿之教無舉秋官之典

對不饁獸於郊判

得大畋所司不饁獸於郊御史詰之甲云將須禽也

設彼大畋陳其盛禮車徒畢備鐃鼓皆作三發三刺無差於進退大獸小獸爰及於公私旣而獲耳之校未施驅逆之儀方罷所司莅職舊典攸著何饁祭之云廢乃須禽而

是先宗伯守官實虧於古制主吏問罪雅符於通識以兹見詰理合無辭

對澤虞傷田苗判

乙爲虞所司夏苗乙萊田表地或告有闕訴稱恐傷夏苗仰正斷

乙爲澤虞掌於原獸司其牝牡職在畋漁逢有司之夏苗而猶秉於周禮至於萊田表地事屬農休驅豕迎猫恐爲害稼何得迷夏令之事行冬狩之儀擲罪守官之人奚勸在公之吏或者有告訟則未乎虞人所陳辭皆可據請從

審克寧使厚誣

對招虞人以弓不進判

甲畋於郊招虞人以弓不進法司劾辭以守官

林麓藪澤以畋以漁農牧衡虞是糾是禁禮無變俗政在守官甲獨於何不臧厥訓雖弦弧或進足以表微而皮冠不懸無聞受令法司順諛成德舉以為非君子正直於人

踶之無恕可否之理居然易知

對中郎率家僮出畋判

中郎高年率家僮出畋晚歸滋水長因醉使酒

呵止云違勑出㰸牟云今既斷酒豈宜帶酒忿

競詣金吾

高牟早承亭育夙效款誠背牛加之絕壤奉鷹揚之峻秩屬以葉下黃山草腓丹浦歷飛熊之舊徑徇逐兔之荒遊既而獲已多乎言指灞陵之路日云暮矣果逢醉尉之呵類寬饒之發狂焉知去就同季布之飲酒豈辨尊卑既蚌鷸而相持乃齊楚之俱失則獵雖有禁文不繫於蕃官酒乃停沽限未拘於自飲若其因酒入罪豈非釀具招刑以獵爲違則是移轅獲戾彼此俱無本罪論告皆失正途既

詣金吾之司須寘玉條之典但告雖不當狀匪構虛不可從勑反科宜以不應寘罪待知官蔭方定刑名

對仲夏百姓弋獵判

得鄭州刺史廉範以仲夏月令百姓弋獵觀察使糾其違令云爲苗除害

網罟之設有自來矣犄角之用其可廢乎苟利人阜俗亦違令何咎廉範榮參建隼職列褰帷將布政以頒條故違經而合道當仲夏之月畋以爲苗居專城之尊德惟除害不麛不卵合取則於禮經以畋以漁蓋規承於易象且獸

之暴物人何以堪俾肅肅兎罝不忘於詩義芒芒禹跡克疆我甫田雖黎庶勞四體之勤而畎畝取十千之歲則原田膴膴不逢走險之遊稼穡芃芃豈雜食苹之地刺史爲政諒在隨時觀察所繩奚將勸善寘之於理恐未通途

對出畋毀耕者之瓶判

丁畋於渭表毀耕者之瓶訴丁及父爲厲事

眷彼獵徒情多禽獸之獲語兹農者心惟稼穡之勤嗚鏑彎弧適騁麗龜之妙晨耕夕耒殊異非熊之師坐毀重邱之瓶行取閑門之詬苟敗其器宜徵陪償之資言詈彼尊

有虧耆耋之敬野人不敏於義何誅

對張侯下綱判

景張侯下綱不及地武賓遂貫之監者謂無揖讓之禮不坐奠豐上賓袒決而退

考賢論材審藝觀德爰設三侯之禮以崇五善之儀貍首登歌是求於合雅采蘋斯奏何先於主皮惟彼武賓齒於其位宜揖讓中節允諧於觀善何穿洞非儀坐彰於伐德綱則未下射何遽加自貽監者之尤遂干司馬之政不奠於坐誠叶周人之式袒決而還亦符相圃之事雖君子之

爭戒所苟得而士師之律未可深文宜從肆緩謂叶平典

對用毒矢而射判

乙用毒矢而射迹人禁之云貴其必獲

大獸小禽各有攸處敦弓潔矢隨利而行爰俾迹人職斯厲禁用捨必由其令左右無乃失宜苟封毒而重傷雖省括而何狩況令物遂蕃茂政和鐘律四靈雜襲百瑞同休彼何人斯虧我王化禁之可也多訴奚爲

對金吾不供畋矢判

金吾申不供畋矢冬狩有闕

制國之用必歲之杪量大小而用地審豐耗以視年鳩化為鷹見草木之搖落豺既祭獸設罻羅而以畋然後順時出遊因隙校獵俾虞人以入澤閱車徒而展事昆蟲未蟄無以火田麛卵不傷動必討叛金吾申上田矢不供職司其憂冬狩慮闕然寬則得衆敏則有功合供雖則不供恐闕固應未闕若官曹立限送者違程於理難容請從嚴斷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七十七目錄

闕名十八

闕名十八

對搏獸判

山有徒搏殺獸者請賞州之所不與使科州違式不伏

賦受不同勇怯殊迹瞻彼徒搏罕能爲之眷乎傷生吾所不與何者啟足貽訓嘗不愛於遺軀履尾有言翻見矜於扼猛撫毒雖殊愛已除橫誠則利人州司執文切同膠柱使科違式所謂合宜

對捕獸判

設穽擭取獸而誤陷人有司按罪不伏

山有猛獸林木不伐擇肉而食已假喻於秦君在物爲患實有同於周處所以冥氏張弧設其穽擭蕫疑蹊在足李陵無憂於垂餌檻穽搖尾張衡絶言於搏翼人之誤陷罪亦何加且啟塞從時古今明準若鷹隼未擊設者誠則匪彝如鴻鴈已飛陷人豈可有訟兩端斯按一言可蔽

對捕鳥鼠獲豹判

甲捕鳥鼠獲豹以爲有異送官求賞所由科罪

網罟結繩見彼取禽之道雄雌共穴聞於導渭之山甲雅志平生盤於是習利有攸往每懷馳騁之娛適我願兮仍持採捕之術既尋巒而討谷遂乘幽而歷險罻羅未亘傍掩西嶺之巖霧雨潛棲并獲南山之獸然體君子之變雖符象象入虞人之羂蓋無奇異贍言賞典或恐難從乃眷刑科寧宜濫罰

對採捕判

甲採捕爲業斷溪路之木不殊夜行者過乃推蹶科故爲罪訴云暗中不審

爲利殊途生人各業或豺巳祭獸罻羅方設或獺未祭魚津梁仍禁惟甲情閑採捕志樂畋遊卽鹿於林涉崎嶇之險道將禽伐木横詰屈之荒途所以盡巢穴之羽毛窮棲宿之飛走竟歲趨末彌年棄本相彼夜行不遑宵處河傾左界捫暗樹以求溪月映前峯度幽蹊而失路倚衡招譴推蹶貽災斷之者雖則不殊觸之者有同非意不利攸往是妨行邁欲罪故爲良難與奪覽薄言之訴援不審之詞法貴在寬庶從非濫

對觀魚判

同州刺史矢魚而觀之御史糾彈辭曰農隙以

講事仰處分

爰整車徒用陳蒐狩辨其貴賤習以威儀將七德而聿修在三時而無害眷言刺史殊昧禮經在施政以庇人無聞去獸苟徇情而略地空見觀魚且魯隱如棠僖伯稱諫有窮遊洛虞人獻箴從皁隸之賤司誠當失位輕公侯之重任實曰曠官理合緘言豈宜文過請從繡衣之糾勿聽彤襜之辭

對取魚判

有人取魚輕車重馬或告非法訴有古義

彼何人斯漁以爲事結廬逃境吟澤畔之風烟垂竿振緡盡河邊之歲月坐嚴陵之磯石芳餌長懸入尚父之磻溪遊鱗或躍始虛徐以在藻亦沈淨以遠蓮臨川之羡不忘入肆之求何遠殊野客之來獻匪曰猶賢類詩人之逝梁方聞起訟或告非法未見其宜採川徒山實庶人之攸往輕車重馬合古義其何傷

對不知名物判

得乙是甲吏之賊者問所掌名物而不知被科

訴云莅事日近

陳力以位任才居守列王者之職百度惟貞在有司之能庶官奚曠惟乙績乖幹蠱名非靖恭等輯人之從吏周行是處均倚相之言詩祈招以感何則躬爲下士秩等上農莫究端倪孰云主守未聞數馬而對如何尸祿以言匪課月成徒稱日近請抑無稽之訴以從司寇之罰

對不知名物判

得乙是甲吏之賤者問所掌名物而不知被科

訴云莅事日近

執技事上各有司存學古入官固非失職將守其業用不易方必也正名無敢反側惟乙賤吏實曰函人忘其下旋上旋之權失其犀甲兕甲之屬訴云近莅豈曉籌年比農功之越思同美錦而學製憯其名物主者不剌於操刀正以刑書所按乃得其資斧

對不知名物判

得乙是甲吏之賤者問所掌名物而不知被科訴云莅事日近

國有等威秩分貴賤必恭爾職乃罔後艱乙何人斯吏之

賊者匪懈於位無聞幹蠱之美不思厥職遽招尸素之刺且龜玉見毀誰之過歟名物不分信爲罪者貽曠官之罰自己包羞以日近爲詞是亦文過必若德同周勃才異晉夫當寬吶吶之人無求喋喋之口待窮閱實然後丕蔽

對小吏陵上判

得丁爲小吏好陵上爲人操下如束溼薪議者稱酷吏曰其理有所劾

爲官擇才以政化物先甲申令著於易象惟丁者何致茲酷吏循牆之敬已殊於考父束溼之理將類於甯成陵長

而六逆在茲滅德而九功失序且仁以為寶嘗聞得國犯而聚怨焉可定居既紊彝倫之經莫知哀矜之道國之蠹也刑其念哉

對衣貍製判

或人衣貍製有司糾云不稱其服

車服以庸威儀有節各得其所無相奪倫戰者先登昔嘗聞於貍製或人匪服今頗同於鷸冠苟慢經以背常固速尤以貽咎身之災也妖實人興刑其恤哉理在無捨

對執鐃失位次判

公司馬執鐃或告失位訴云不爽疾徐之節也

分命庶官各供所職有厥居守無相奪倫師貞丈人或曜威而振旅政成司馬將作氣而利用則擊鼓其鎧執鐃以節苟表盈竭無乖疾徐類援枹而可嘉何動擔而能擬或其失位訟匪有孚我則辯明訴乃無咎

對挈壺挈轡不供判

律挈壺氏合挈轡以令之云官有守不供其事

甲兵用嚴班位在守慘不畏法是瘝乃官挈轡挈壺隨力同道軍井軍舍從事殊觀匪恪居於戎律遽俶擾於侯度

使介胄之夫云思拜井熊羆之將方解佩刀繫所掌而有失故流毒而災衆出晉侯於淖大夫且謂侵官加韓昭以衣典冠乃爲越事爾不還忌咎從自及

對載稻判

甲爲侯邑鄰於虜每載稻與脂於車行孺子之遊者無不餔也無不歠也必問其名居廉使奏飾詐邀譽訴云侯其壯以威虜

介狄薦居緣邊鎭國有備無患則爲邦之大同使勇知方乃訓人之善者惟彼甲也膺茲利建食兼縣邑位列通侯

密邇寇讐每惕不虞之至不忘戒懼空思誘掖之仁載稻與脂惠雖存於孺子式餔且歠吾淺之為丈夫何則政貴有恒弗惟好異仁稱兼愛無獨孩提徒必問其名居亦奚俟於丁壯絶甘分苦事雖均於越王小信未孚曾不酌於曹劌廉其邀譽法則傷深方乎詐善理難寘罰

對誓戒判

甲掌誓戒鋪敦大防人告其紿遊云不可測度

國章有節軍政必戒茲不率典誠為曠官甲屬當戎行謹勑乃事鑿門而誓伐鼓以律戎狄孔棘懼邊壘之是侵咨

謀有方遂鋪敦而外禦式遏寇虐載孚備預觀釁以動在春秋而則書匪紿而言於雅頌而何失彼人所告不亦厚誣勿得孤虛之奇無乖測度之道

對請侯降者判

浙江西防禦使請侯降者御史臺守約而爭云

非功臣

褒德祿賢建封列爵以勸能者且旌善人惟彼輶軒是職防禦敷其七德耀以五兵故戎狄之人重譯來朝北闕蠻夷之類稽顙願沐南薰使司欲以德招攜請封茅土憲臺

以舊非心膂未許繁纓得失可知與奪斯在且官不必備器無假人願取則於周書無貽誚於漢法

對不受敵判

安西使路中遇賊命其改所受辭不爾致官甲以死王事論賞所司以爲非因戰陣不合訴者不伏

刑典有常君命無貳臨危不撓視死如歸瞻彼皇華職思其任眷言青史惟其嗣之况西蕃小寇亂我邊境忠臣效節絶其姦詐使國之軍威得存乎信人之質直以成其名

事有類於解揚見稱晉代節無虧於蘇武不遺漢策斯乃一言可以興邦獨行可以振古宜申厚賞以勸不能何所司之見疑昧將軍之雅意訟端不息誠合其宜

對先登判

甲先登死於醬下司馬三禭之與之犀軒直蓋御史劾其專命

委質策名惟忠與敬苟失茲道未之前聞甲實稟生情深義勇常思報効願納忠貞且預公徒寧懷於倒戟忝膺介士遂自於先登嗟爾徇名何期死政任患有同於丑父見

薨疑則類於紛如難不越官我其懷矣死而利國弼實爲之何直葢之光華俾懦夫之增氣生涯已謝魂魄焉依昔日求屍則聞五家之免今承寵命遽申三襚之儀優則未乖論且未當徵諸魯史親推見賞於無存考以國章襚服豈聞於祈父效爲專命對將何辭御史頗得於彈毫司馬宜懲於出位